

文化生活译丛

印度三部曲之一

V.S. Naipaul

[英] V.S. 奈保尔 著 李永平 译

An Area of Darkness

幽黯国度： 记忆与现实交错的 印度之旅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文化生活译丛

J. S. Maipaul

[英] V. S. 奈保尔 著 李永平 译

An Area of Darkness

幽黯国度：
记忆与现实交错的
印度之旅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幽黯国度：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 / (英) 奈保尔著；李永平译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3.8

(文化生活译丛；印度三部曲)

ISBN 7-108-01806-3

I. 幽… II. ①奈…②李 III. 游记 - 作品集 - 英国 - 现代 IV. 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248 号

责任编辑 冯金红

封面设计 陆智昌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3.5

字 数 300 千字

印 数 00,001 - 10,000 册

定 价 21.00 元

印度之旅序曲：申请一些证件

船上的检疫旗刚降下，孟买港务局卫生处派来的最后一批打赤脚、穿蓝色制服的警员刚离开我们这艘轮船，果阿人科贺^①就立刻跑上船来，伸出一根长长的手指头，向我招了招，把我引进船上的酒吧，悄声问道：“您身上有没有起司？”

科贺被旅行社派来协助我通关。他身材高瘦，衣着寒酸，脸上带着一副紧张兮兮、焦躁不安的神情。我猜他说的“起司”是某种违禁品。我没猜错。他向我要干乳酪。在印度，这可是寻常人家吃不起的珍贵食品。印度政府限制干乳酪进口，而一般百姓还没学会制作这种食物——说来挺有趣，直到今天，印度人也还没学会漂白新闻用纸。但是，对于科贺的要求，我却爱莫能助。这艘希腊货船供应乘客的干乳酪，实在不怎么可口。从埃及亚历山大港（Alexandria）启碇后，在三个星期的航程中，我常常向那位面无表情的侍应生领班抱怨，他们的干乳酪实在难吃；如今，我怎么好意思向他开口，要一些干乳酪带上岸去呢。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！”科贺说。他不相信我的说词，更不愿意浪费时间听我编造理由。他走出酒吧，蹑手蹑脚沿着一条走廊

① 果阿（Goa）是印度西海岸一个地区，滨临阿拉伯海，距孟买约四百公里，原为葡萄牙属地，1961年12月被印度兼并，现为印度联邦一个行政区。科贺（Colho）是葡萄牙姓氏。

来回逡巡，查看嵌在舱房门上的每一个名牌。

我走进自己的舱房，打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，凑上嘴巴，啜一小口，接着又打开一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（Metaxas），同样啜一小口。我打算把这两瓶酒带进禁酒的孟买市。在印度政府观光局工作的一位朋友事先提醒我：把整瓶酒原封不动带上岸，肯定会被没收。

稍后，我跟科贺在船上餐厅会合。他的神态和举止自在多了，不再那么紧张兮兮。他手里抱着一个巨大的希腊洋娃娃。她身上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，在科贺那身寒伧的衬衫和长裤衬托下，显得格外耀眼、亮丽；她脸庞上那两块红扑扑的腮帮子和一双湛蓝的、一眨不眨的眼睛，使科贺那张瘦长的脸孔显得更加阴郁、浮躁。科贺看见我那两瓶已经打开的洋酒，脸色登时一变。

“干吗把它打开呀？”

“法律规定的，不是吗？”

“把它藏起来嘛。”

“这瓶梅达克萨斯白兰地，瓶身太长，怎么藏啊？”

“平着放，不就得了？”

“这种瓶子的软木塞并不可靠哦！朋友告诉我，他们准许你带两瓶酒上岸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帮我拿这个洋娃娃。把她抱在手上。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纪念品。你身上带着‘游客介绍卡’（Tourist Introduction Card）吧？好！这份文件很重要喔！只要亮出这张卡片，他们就不会搜你的身。干吗还不把这两瓶酒藏起来呢？”

科贺伸出双手，猛一拍；霎时间，一个身材矮小、骨瘦如柴的汉子打着赤脚，不知从哪里钻出来，二话不说，拎起我们的行

李就走。自从科贺上船以后，这家伙就一直躲在一旁，静悄悄等候着。我们怀里搂着洋娃娃，手里拎着那只里头装着两瓶洋酒的袋子，爬下船舷，跳进一艘汽艇中。科贺的随从把行李放好，然后独个儿在船尾蹲下来，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；跟主人共乘一艘汽艇，让他感到局促不安，仿佛违反了什么戒律似的。这位主子，只偶尔瞄了我怀里的洋娃娃一两眼；在整个航程中，他只管睁着眼睛，凝视前方，脸上充满不祥的预兆。

* * *

对我来说，早在好几个星期以前，东方世界就已经展现在我眼前了。即使在希腊，我就已经感觉到，欧洲在我眼前逐渐隐没、消失。希腊的食物甜腻腻的，充满东方风味，有些我小时候曾经品尝过；希腊的市街到处张贴着印度电影海报——据说，希腊观众最欣赏的是一位名叫娜吉丝（Nargis）的印度女明星；此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希腊人热情好客，颇有东方人之风。对我来说，希腊之旅是为埃及之旅做准备。埃及——黄昏的亚历山大港，宛如一座亮晶晶、无比壮阔的大拱门矗立在冬季的海洋上；防波堤外，细雨霏霏，前任国王的白色游艇悄无声息，幽然浮现碧波中^①；骤然间，码头上响起一阵喧闹声，成群身穿脏兮兮无领长衫的男子仿佛听见信号似的，纷纷拔起腿来，叫嚷着、争吵

^① 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（Farouk I，1920—1965），1936年登基，1952年逊位。

着，叽叽喳喳，争相爬上一艘已经满载乘客的轮船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，而不是在希腊，东方世界正式展现在我眼前：脏乱、盲动、喧嚣、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——你突然发觉，四海之内皆非兄弟，你的行李随时都会被人摸走。

就在这种地方，你体会到向导的重要性。这种人了解本地习俗，能够帮你摆平一切问题，连那些印刷粗糙、文法不通的表格和申请书，他都看得懂。“我教你怎么填！”在海关大楼，向导指着表格对我说。偌大的一间屋子，挤满了脚夫、导游、官员、闲人、警察和观光客，闹哄哄的活像一座市场。一个希腊难民凑到我耳朵旁悄声说：“听着！他们打算今晚下手打劫观光客。”他——我的向导——却指着表格上那条标明“日期”的虚线，吩咐我说：“在这儿填写‘一部柯达照相机’。”然后他又指着“签名”那一栏命令我：“在这儿填写‘未携带黄金、首饰或宝石’。”我提出异议。他说：“填！”从他口里说出来，这个字听在我耳中却蛮像阿拉伯文的。这位向导个头高大，脸色阴沉，带着几分好莱坞式的邪气。他头上戴着一顶土耳其毡帽^①，手里握着一根藤杖，不停敲打着他的大腿。我遵照他的指示把表格填妥。他这一招还真管用。“现在——”向导脱下他头上那顶绣着“旅行社”字样的毡帽，换上另一顶代表“×旅馆”的帽子，对我说：“现在咱们到旅馆去吧。”

此后，一幅接一幅景象次第展现在我眼前，让我看到了以前只在书本上认识的东方世界。在我心目中，每一幅景象都是一个

① 土耳其毡帽 (fez) 是从前土耳其男人戴的一种红色的、帽顶饰有一条黑纛的无边帽，现仍流行于埃及和北非各国。

新发现；头一遭，看见那被无数照片和文章描绘得神秘兮兮的阿拉伯无领长衫，活生生地穿在街头那些男人身上，对我来说，不啻是一种启示。在那间年华老去、风光不再却依旧充满旧王朝遗风的旅馆，我嗅到了印度种姓阶级制度的气息。那位年纪颇为老迈的法国侍应生，只负责招呼客人；替他跑腿打杂端盘送碗的是一群头戴毡帽、腰缠束腹带、眼神忧伤、一个劲儿绷着脸闷声不响的黑人小厮。旅馆大厅聚集着成群身穿花哨制服的黑人服务生，不停钻进钻出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跨出旅馆大门，来到街上，你所期待的那个东方世界豁然展现在你眼前：面黄肌瘦的儿童、脏乱、疾病、向观光客讨取小费（bakshish）的一声声哀唤、沿街叫卖的小贩、四处兜售不知什么票券的黄牛、一抬头就可以瞥见的伊斯兰教寺院尖塔。城中随处可见帝国主义遗留的痕迹：暗沉沉、冷清清、四面嵌着玻璃的欧洲风格商店，在发廊里，满脸哀伤的法国美容师压低嗓门说，市面上再也找不到法国香水了，只好将就使用味道浓郁的埃及香水；市场上，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商人以轻蔑的口吻，谈论“在地人”——他说他不信任这帮人，除了他的助手，而后者却背着他的主子悄悄告诉我，总有一天，黎巴嫩人和欧洲人全都会被驱逐出埃及这个国家。

景象一幅接一幅，你以前在书本上读到的东方世界，如今一一浮现在你眼前。在开往埃及首都开罗的火车上，坐在走道对面的那位先生忽然清起喉咙来，一连咳了两声。他鼓起腮帮子，用他那根无比灵活的舌头，把嘴里那团浓痰卷成一颗小球，然后伸出拇指和食指，从嘴洞中撮出这颗痰球，凑上眼睛，仔细观赏了好一会儿，才把它放在手心上缓缓揉搓着，直到它消失。这位男士身穿三件式西装，身边放着一架电晶体收音机，开得震天价

响。开罗到了！东方集市的万种风情霍然展露在眼前：堆满垃圾的狭窄街巷即使在冬天也臭烘烘；栉比鳞次的小店摆满各种仿冒品；熙来攘往的人群；满街汽车喇叭齐鸣，让原本已经够刺耳的市嚣声，变得更加令人难以消受；颓败的中古世纪建筑物，一幢一幢，依旧矗立在瓦砾堆中，四处散布着青绿色和宝蓝色瓷砖，让人联想起那早已经消失的“美”和“秩序”的时代——一座座水晶喷泉旁进行的一桩桩风流韵事，唉，在那个其实也不怎么讲求秩序的时代，也许真的发生过吧。

市场中有一个补鞋匠。头戴白色瓜皮小帽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钢框眼镜，颌下蓄着一部花白胡须，脸庞上布满皱纹——这位仁兄应该摆个姿势，让美国的《国家地理杂志》拍张照片：双手灵巧、一脸坚毅的东方匠人。我的鞋底松脱了，走起路来啪哒啪哒响。能不能帮我修补一下？他蜷缩着身子坐在人行道上，低头干活，听我这么一问才抬起头来，眯起眼睛瞄了瞄我的鞋子、长裤和雨衣：“五十披亚斯德。”^①我说：“四十。”他点点头，伸出手来脱下我的鞋子，然后拿起一把铁锤，二话不说，就开始把一根长达一英寸的铁钉敲进我的皮鞋。我慌忙伸手抓住鞋子；他笑了笑，一手举起铁锤，一手抓住鞋子不放。我使劲一扯，他终于松手。

埃及的金字塔早已沦为公共厕所——这点，旅游指南之类的书当然不会提起。四处人潮汹涌：导游、“看守人”、骆驼夫和成群男孩（他们的驴子全都名为“威士忌加苏打”）。讨取小费的哀唤声此起彼落：爸客施舍！爸客施舍！（Bakshish! Bakshish!）

① 披亚斯德 (piastre) 是埃及、叙利亚、黎巴嫩、土耳其和苏丹的货币单位，符号为 P。

“进来喝杯咖啡吧！我可不是要你买东西哦。我只是想跟您聊聊。尼赫鲁先生^①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咱们何妨坐下来谈谈，交换交换意见。我是大学毕业生耶！”我赶忙搭乘空荡荡的巴士回到亚历山大港，提早两天，登上那艘希腊货轮。

接下来就是一段烦闷而漫长的航程：一个又一个非洲海港，看起来就像辽阔的大路边缘一块块小空地。就在这儿，你终于领悟到，尽管埃及有很多黑人，但它并不是真正的非洲；尽管街上到处可见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和阿拉伯男人的无领长衫，埃及毕竟不是东方——她是欧洲的最后疆界。在沙乌地阿拉伯的吉达港（Jeddah），男人们身上披着的无领长衫显得干净许多；簇新的美国轿车满街奔驰，十分招眼。当局不准我们登岸。我们只好待在船上，眺望吉达港码头上的风光。一只只骆驼和山羊，被一艘艘脏兮兮的不定期货轮上的起重机和吊钩，卸落到码头上，斋月即将结束，这些畜牲将被宰杀，让人们解馋。高高悬吊在半空中，骆驼们惊慌失措，只管拚命伸张它们那突然变得毫无用处的四肢；降落到地面时——有时轻轻地，有时砰然一声——它们赶紧蹲伏下身子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朝伙伴们跑过去，挨挨擦擦，互相抚慰。港中一艘汽艇突然失火。我们的轮船拉起警报。不过几分钟，好几辆救火车就赶到现场。我们船上一个年纪轻轻的巴基斯坦学生说：“独裁政府办事可真有效率啊。”

我们已经接触过非洲，但船上竟然有四位乘客还没打黄热病预防针。从巴基斯坦传出的天花，这阵子正在英国蔓延；我们担

① 尼赫鲁（Nehru，1889—1964），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，1947年到1964年间出任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。本书作者奈保尔，是出生于特里尼达的印度人。

心，轮船抵达喀拉蚩（Karachi）港口，会遭受巴国当局刁难。进港后，一群巴国官员爬上船来，接受船长招待，几杯酒下肚，检疫的程序也就豁免了。然而，在孟买港口，印度官员却滴酒不沾，连船长敬奉的一杯可口可乐也没喝完呢。他们感到很抱歉，但那四位没打预防针的乘客必须被送到圣克鲁兹（Santa Cruz）的隔离医院，否则，咱们这艘船就得停留在外港啰。这四个乘客中，有两位是船长的父亲和母亲。这一来，我们只好待在外港啦。

这是一段非常缓慢的航程。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思，虽然挺复杂，却也十分肤浅。但它毕竟是东方之旅的一段必要的序曲。见识过开罗的市场，喀拉蚩的街市风光就不会让人感到格外惊讶；在这两个城市，人们都管“小费”叫“爸客施舍”。气候的转变非常急遽——从地中海的冬天，骤然转换成红海的溽暑——其他改变则缓慢得多。从雅典到孟买，一路上你会察觉到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逐渐转变，你会发现一种对你来说崭新而陌生的权威和服从。欧洲人的身材容貌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人的体型和五官，然后，经闪族聚居的阿拉伯半岛，融入亚利安人种控制的那一部分亚洲地区。一路上你看到的人类，仿佛缩小了、变形了；他们一路跟着你，伸出手来苦苦哀求你赏几个钱。我的反应只能用“歇斯底里”来形容。生平第一次，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高尚的、具有完整人格的人，不容人侵犯，因此，在恐惧心理驱使下，我对那些人的态度显得颇为凶暴、残忍。至于我究竟透过谁的眼光，看待东方世界，这一点都不重要；这会儿，我还没有时间和工夫从事这样的反省。

唉，肤浅的印象、过度的反应。这一段旅程中，倒有一桩事

件永远铭刻在我心版上。轮船停泊在孟买外港那天，我就想起这件事。那时，我伫立甲板上，眺望着泰姬玛哈旅馆（Taj Mahal Hotel）背后的落日，心里想：如果孟买只是这段航程中我们经过的许多港口中的一个，高兴时上岸走走，探险一番，不高兴时就待在船上，不去理睬它，那该多好啊。

* * *

那件事发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。在这座城市，马车四处出没横行，只管骚扰游客。马儿骨瘦如柴；车身破破烂烂，就像马车夫身上那件衣裳。马车夫向你打个招呼，然后把车子驶到你身边，一路跟随你，亦步亦趋如影随形；直到另一名游客出现在眼前，他才转移目标，放过你。每回摆脱这帮家伙的纠缠，逃回船上，我就会大大松一口气。站在甲板上观看马车夫骚扰别的游客，感觉上就像观赏一部默片：受害者出现，马车夫发现他的行踪，驱赶马车飞窜到他身边，纠缠上他，比手划脚，一路跟着他，配合他的步伐，最初健步如飞，然后夸张地放慢速度，最后不疾不徐，亦步亦趋。

一天早晨，偌大一个空旷冷清的码头，忽然热闹起来，感觉上，就像一部无声电影变成一首寂静的史诗。一长排又一长排的双色计程车，络绎不绝地开过来，停泊在码头大楼外，码头上四处散布着一辆辆黑色马车，只等导演一声令下，就大举出动；右边码头大门，更多计程车和马车如潮水般不断涌进。马儿踢跼踢

跼奔跑不停。马车夫扬起右手，飞甩着马鞭。但这股兴高采烈劲儿只维持短短的一下子。很快的，每一辆马车都各就各位，安静下来。大伙儿期盼的访客终于出现在眼前：一艘巨大的白色远洋邮轮，船上运载的可能是多金的观光客，但也可能是身上只带十英镑、准备迁居到澳洲的移民。邮轮缓缓地、悄悄地驶进亚历山大港。更多计程车闯进码头大门。更多马车发狂也似的奔驰在码头上，到头来，却落得一场空，车夫闲着没事，只好喂马儿吃草。

邮轮一大清早靠岸。直到中午，第一批乘客才步出港务局大楼，走进那闹哄哄、乱成一团的码头广场。仿佛听到导演一声令下，马车夫们从柏油地面上攫起草料，塞进驾驶座底下的箱子，然后蜂拥上前，把从船上下来的每一个乘客团团包围住。这些乘客看起来活像一只只大肥羊：红咚咚、怯生生，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儿。他们手里提着篮子，拎着照相机，头上戴着草帽，身上穿着光鲜亮丽的棉布衬衫，以抵御埃及冬天的寒气（一阵凛冽的朔风正从海上吹来）。但我们的同情心早已经转移；我们现在站在亚历山大港马车夫这一边。他们乘兴而来，意气风发，却被困在码头上，苦苦等候一整个早晨，所以，这会儿我们都想看到他们一拥而上，劫持这帮观光客，把他们押上马车，穿过码头大门扬长而去。

结果却让我们大失所望。就在邮轮乘客被马车和计程车团团包围、准备弃械投降束手就擒的当儿，两辆簇新、亮闪闪的游览车却驶进了码头大门。从船上俯瞰，这两部车子看起来活像两个精工打造、价格高昂的玩具。一前一后，两辆游览车穿梭在成群马车和计程车中，缓缓地兜了一圈，转了一个大弯。转眼间，码

头上聚集的那群身穿五颜六色棉布衬衫的观光客，全都消失无踪，地面上空荡荡，只剩下冷清清的柏油。马车夫眼睁睁看着肥羊跑掉，不甘心，纷纷追上前，但没追上几步就垂头丧气跑回来，守候在原来的位置上。马儿张嘴衔起柏油地面上四处散落的草料，自顾自吃起来。

一整个下午，成排计程车和马车依旧逗留在码头上，守候那些没坐上游览车的邮轮乘客。这类乘客并不多。三三两两，走出码头大楼，他们举手招呼计程车。尽管不受欢迎，马车夫们的热诚和斗志却依旧十分高昂。一有乘客露面，他们就跳上驾驶座，挥动马鞭，催促马儿快跑；这群身上披着破旧大衣、脖子上环绕着围巾、懒洋洋无所事事的马车夫，刹那间仿佛变了一个人，浑身充满活力和意志。有时，他们缠上了落单的邮轮乘客，马车夫们为了抢生意，一言不合就争吵起来，把乘客吓得直往后退缩。有时，一辆马车跟随一个乘客，亦步亦趋来到码头大门口。就在那儿，我们望见这位远远看起来身形十分渺小的乘客停下脚步，认命似的，叹一口气，乖乖爬上马车。但这种情况并不常见。

天光渐渐沉暗下来。马车不再奔驰追缠客人。它们缓缓地兜着圈子，在码头上闲荡。北风越来越凛冽；码头陷入黑暗中。华灯初上。但那成排马车却依旧在码头上逡巡。直到邮轮灯光大亮，连烟囱都被照耀得宛如火树银花一般，马车夫们才死了心，一个接一个悄悄溜走，把零零碎碎的草料和一堆堆马粪遗留在码头上。

那天夜里，我独自走到甲板上。不远处，街灯下孤零零停着一辆马车。从晌午到现在，它就一直待在那儿。早些时候，码头大楼周遭闹得不可开交，马车夫们争相抢夺客人，它却静悄悄退

隐到一旁。一整天，它没载上一个客人，这会儿深更半夜，当然不会有客人出来叫车了。车上点着一盏灯，昏昏黄黄。马儿把嘴巴伸到马路中央一小堆干草上，自管吃草。寒风中，车夫身上裹着大衣，手里抓着一块抹布，不停擦拭着晶亮冷清的车篷。擦完，他拿出一根掸子，拂拭车身上沾着的灰尘，然后又拿起抹布，在马儿身上擦拭一番。不到一分钟，他又钻出马车，重新擦拭起来。一整晚，他就这样钻进钻出，只顾擦拭不停。马儿只管低头吃草，车夫身上的大衣闪闪发光，马车亮晶晶。整天整夜没等到一个客人。第二天早晨，邮轮驶离亚历山大港，码头又变成一片废墟。

而今，坐在汽艇中，即将登上孟买码头——奇怪，岸上的起重机和建筑物上的名字全都是英文——我心里想的却是那只不吭声、只管蹲伏在主人身后的动物。同样让我感到不自在的，是码头上的那群衣衫褴褛、身材瘦弱，跟周遭的石砌建筑物和金属打造的起重机形成强烈对比的人物——这些异国人物可一点都不浪漫，不像通俗小说里描写的。我忽然领悟到，在孟买，就像在亚历山大港，权力并不值得骄傲；动辄发脾气，摆架子，到头来只会让你瞧不起自己。

* * *

当然，科贺——教我填写各种表格、帮我摆平一切纠纷的向导——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孟买果然实施禁酒令，雷厉风行。我那

两瓶已经打开的洋酒，被身穿白制服的海关人员没收了；他们召唤一位脸色阴郁、身穿蓝色制服的男士前来，“当着我的面”查封这两瓶酒。这位蓝衣男子慢吞吞进行这项属于劳力——因此下贱——的工作，仿佛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似的。他的神态举止告诉我们，他可是有身份、有地位的国家公务员，尽管这会儿他正在从事一项低级的劳力工作。海关人员交给我一张收据，告诉我，只要我申请到许可证，我就可以领回这两瓶酒。科贺却没那么乐观。他说，洋酒一旦被查扣，总会莫名其妙被打破掉。但他自己的问题却解决了。海关人员没仔细搜查我们随身携带的物品，连问都不问一声，就让科贺的希腊洋娃娃过关。他从我手里抱过洋娃娃，收下向导费，掉头就走进孟买市街，转眼就消失无踪。这一辈子，我没再看见这个人。

待在孟买，挺累人的。天气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，整个人奄奄一息。磨蹭了几天，我终于下定决心去领回我那两瓶酒。早晨，我作出这个决定；下午，我准备出发。站在“教堂门车站”（Churchgate Station）的阴影中，我心里犹豫着，究竟要不要跨越那条曝晒在毒日头下的大马路，一路步行到观光局。内心挣扎了好几分钟，我终于鼓起勇气穿越马路。眼前出现一排石阶。我奋力爬上去，坐在一座风扇下歇息。比那两瓶酒还要强烈的一股诱惑力，把我从昏睡中唤醒过来——楼上的办公室开放冷气。在那儿，印度可是一个井井有条、甚至称得上富裕的国家。办公室的装潢还挺时髦的：墙上挂着一幅幅地图和一帧帧彩色照片，木架上陈列着各式传单和册子。很快就轮到我了。我依依不舍站起身来，走上前，填写表格。办事员也得填写表格，总共三份，而我只需填写一张。接着，他打开好几本各式各样的账册，在上面不

知书写什么。最后他把一叠阔页纸递到我手中——原来，这就是“持有洋酒许可证”。这位先生办起事来干脆利落，待人彬彬有礼。我向他道谢。他说，不必客气，只是一点文书工作而已。

一天只干一件活儿——这是我的生活态度。直到第二天下午，我才搭乘计程车回到码头。身穿白制服的海关人员和身穿蓝制服、从事低贱劳力工作的那位男士，看见我回来，颇感诧异。

“你来拿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两瓶酒。”

“你搞错了！我们从你身上查扣两瓶酒，当着你的面查封的。”

“是啊，我现在打算把它们领回去啊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们不会把查扣的洋酒留存在这儿呀。我们没收和查封的每一件东西，都立刻送到‘新海关大楼’（New Custom House）。 ”

离开码头时，他们竟然搜索我搭乘的计程车。

新海关大楼是工务局（PWD）兴建的一幢庞大的双层建筑物。整栋房子弥漫着政府机关特有的阴森气氛；屋里人潮汹涌，挨挨挤挤，热闹得就像一间法院。车道、走廊、阶梯、通道——到处都是人。“酒！酒！”我一路嚷着，一路跟随服务人员从一个办公室走进另一个办公室，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，钻进钻出。每一间办公室都坐满身穿白衬衫、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男子；他们坐在办公桌后面，形容枯槁，一脸憔悴，面对桌上乱七八糟堆放着的各种文件。一位官员把我打发到楼上去。爬上楼梯，我看到一群打赤脚的汉子坐在石板地上。最初，我还以为他们在玩纸牌——那是孟买街头人行道上随处可见的休闲活动——仔细一